春在堂襍文

春在堂襍文五編六

德淸俞樾

趙子玉文鈔序

趙子玉有四部舉例一書余嘗許爲體大思精不朽之盛業也一別數年今年冬來見余於西湖寓樓以所作文二十五篇見示自云歷年所作叢殘薈萃錄成稿本此特其十之二三耳然爲文雖止二十有五而裝成兩巨册厚若瓴甓蓋文皆洋洋數千言無如韓昌黎所謂寂寥短篇者也余受而觀之則無以易乎體大思精一語其中如上恪靖侯書上張香濤制軍書請興鐵路以

變通河漕疏皆崇論閎議有關當世大計此其體之大也如恭謁南宗聖廟及備鮫七答所議措置之法皆細入秋豪此其思之精也夫以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者而仍能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其人其才不高出陳同甫一流之上乎近世以來論文者率以桐城爲文家正軌夫桐城一派誠謹嚴有法然必執是以繩天下之文則非通論也孔子有言辭達而已矣所謂達者必舉日月所以行江河所以流天地所以明鬼神所以幽而悉顯之於文然後可謂之達達而已矣乃難之之詞非易之之詞也陸士衡文賦云要

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然云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又云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豪端則所謂無取冗長者固已傾羣言而溉六藝矣世之自託於桐城一派者貌爲高古實則空疏貌爲清眞實則枯澁見此等文必以其辭繁不殺謂不合古文家法不知文取乎達而不以繁簡論謝艾雖繁而不可删王濟雖畧而不可益讀子玉之文但當賞其體大而思精勿笑其下筆不能自休也

嚴緇生達叟時文序

緇生同年刻其所爲古文數十篇而名之曰時文或請

其說則舉明僧袾宏語以對客疑而問於余曰釋子語可爲典要乎余曰不然文無古今也周書柳虯傳云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虯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爲通人之論時文者今時所作之文非獨謂制舉業也明洪武初詔設科取士初場五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　本朝沿其制順治初定鄉試第一場四書義三篇經義四篇是制舉業本謂之經義四書義故有時義之名孫月峯序唐荆川之稿曰國家以時義取士二百五十年是也是故時義者制舉業之專名也時文者凡時人所作之文皆可以名之不專謂制舉業也緇生名其

所作古文曰時文何不可之有丈南英有曰制舉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裏然則時文古文亦俗士强爲分别耳歸震川以古文爲時文用心益勤而去時調愈遠以至屢困春官則歸震川之時文即謂之古文可也陳龍川論文曰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則陳龍川之古文即謂之時文可也余性坦易不喜作艱深語詩法香山文法眉山取其近乎時也韓昌黎之告劉正夫也或曰問爲文宜何師曰宜師古聖賢人又曰師其意不師其

辭文曰文無難易惟其是爾縉生之文師古人之意而不師古人之辭正合乎韓子所謂是者爾雅釋詁曰時是也然則謂之時文亦宜

王爵棠方伯　國朝柔遠記序

昔道光時有臣曰魏源著一書曰　聖武記自　開國之初用兵次第以及康熙中戡定三藩乾隆時蕩平回部備載無遺述　皇朝武功之盛以傳示後世其意至深遠也今光緒朝又有臣曰王之春著一書曰　國朝柔遠記自順治以迄於同治於中外交涉機宜以及通商始末凡所以控御八荒懷柔萬國者皆在焉視魏

源之書用意尤爲深遠然源之書已風行於時而之春之書知者猶寥寥竊嘗受而讀之喟然而歎曰 天之所以宏覆無外而我 國家所以長駕遠馭陶六合爲一家者其將在此乎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云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是說也儒者或未之信及佛氏之書出而四大部洲之說與更爲儒者所不道乃自泰西諸國通乎中夏則海外五大洲曰歐羅巴曰利未亞曰阿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加固皆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通矣以是推之佛氏四大部洲

可信而神農以上大九州亦可信夫神農以上如天皇地皇之類固荒遠難稽而伏羲都陳神農亦都陳後又都魯則載籍有徵學者亦皆信之然則神農以上君臨大九州者皆吾中國聖人而四裔無與焉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遠人來覲視道如咫此蓋分而復合之微意者吾中國有大聖人將合大九州而君之以復神農以上之舊乎世徒見其人心計之奇巧器械之精良挾其長技淩犯我邊陲則惴惴焉懼中國之不可以爲國而不知治天下有本有末其心思之奇巧器械之精良則天實啟之使得以自通於中國者也皆其末

也若夫其本則固在我中國矣當孟子時有善戰者有連諸侯者有辟草萊任土地者人人以爲得富强之策亦猶今西國之人心計奇巧而器械精良雖孟子無以尙之也孟子則一言以折之曰蓋亦反其本矣所謂反其本無他焉省刑罰薄稅斂使仕者皆欲仕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出於其塗鄰國之民皆仰之如父母如此者在孟子時不過朝秦楚莅中國而在今日則雖統大九州而爲之君不難矣草茅微賤不足窺測 朝廷德意然竊見 聖天子精求吏治勤恤民隱一遇水旱偏災疆吏未及上聞而 璽書已先下

問可謂得其本矣異時德洋恩溥使東西洋皆在怙冒之中以復神農以前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之盛孰此一編也非其嚆矢乎愚故曰視魏源之書其用意更深遠矣

曾季碩女史虔共室遺集序

風雅既熄騷賦斯興古意雖存音節全別卯金之世肇啟五言李陵河梁之篇傅毅孤竹之詠婉轉遊志惆悵敘情其風人之嫡派乎其後縹緗才子鸞藻文人各馳逸轡咸競雄鳴才力有餘歌行乃作於騷爲代興於詩爲別子矣六朝綺靡風力殊衰而胎息自在降及有唐

大啟厥宇綜而論之畛域斯判初盛諸家結漢魏之音
響中晚以降開宋元之塗轍自是以往古意微矣有明
復古諸賢衣冠優孟讀之生厭乃或走鍾譚之仄徑叩
寂寞以求音入於幽谷無望康莊　聖清右文超唐軼
漢　朝有載歌之雅家習正始之音二南風化洋溢海
內婦人女子咸識體要若華陽曾季碩女士所著虔共
室集則尤異焉直而不野麗而有則不求纖密之巧自
有宏肅之美昔人稱嵇志清峻阮旨遙深其兼之乎余
嘗見其手寫草稿字體娟好仍含樸茂之意兼工篆隸
雅擅丹青女子中多材多藝如斯人者見亦罕矣與厥

良人子芾孝廉寓居吳下余子婦輩皆與相習非獨才美德亦優焉如何不淑一旦奄化子芾感念前情刊刻遺集質亡才在算促名長爲題其端冀有述於後世

毘陵惲氏族譜序

光緒閼逢涒灘之歲毘陵惲氏重修族譜告成而問序於余余惟惲氏得姓自西漢至今數千年自宋中葉別其族爲南分北分至今又千餘年支分派別誠不可以無譜其譜創始於前明成化間閱三十年輒一修國朝咸豐間其族人子騂先生獨任其事體例詳明時稱善本而至今又逾三十年於是其族之賢士大夫踵前

例考支派補緝文獻以成斯譜誠敬宗收族之盛心也然而原序則既備矣余又何言雖然余於原有譜序中獨服膺吾鄉姚文僖公之作蓋諸序不過盛推其譜之美而文僖獨能訂正其相沿之舊說與大雲山房文集得姓述一篇互相發明誠惲氏子孫所不可不讀者也余於文僖無能爲役請因文僖孝弟禮義可爲世法一言而更徵其實蓋惲氏自前明以來衣冠盛事有爲當代右族所不能及者其在前明有支祖曰東麓公者官至湖南按察使副使先是其封公性好施與值湖南大無載穀數十萬石往振之未幾其子郎官其地而後之

子孫官湖南者亦必有所表見道光間吾師薇叔先生
以名翰林出守岳州後至開府其弟之子莘耘太守曾
宰零陵課民種桑教以蠶織民尤賴之咸豐間茨山中
丞建節於是至今俎豆不祧夫先世爲善至數百年之
後子孫猶食其報此其不可及者一也世擅著述古人
以爲美談惲氏在　國初有遜庵先生香山先生南田
先生並以文章氣節後先輝映南田詩書畫世稱三絕
得其寸縑寶猶尺璧至簡堂先生以古文名一世所著
大雲山房文集與南田甌香館詩集並行卓然爲　本
朝一大家古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

然不過二三世而已惲氏之不可及者二也東麓公始官部郎劾劉瑾直聲震天下後官湖南副使有政聲至

本朝而簡堂先生與遜堂先生並稱循吏遜堂先生之子郎次山中丞也起家翰林由吏部郎出守官至湖南巡撫與東麓公宦蹟相似而與吾師薇叔先生一為南分一為北分先後數年閒並建節鉞海內榮之薇叔先生之弟晥香觀察留官安徽靈璧縣有惠政其子杏耘觀察為吾浙糧儲道菘耘觀察權湖北武昌鹽法道均克舉其職至薇叔先生之子莘農見官湖北漢黃德道曾權臬使不久扉軒能節繼吾師而起矣往歲吾浙

士民謳思遜堂先生之德請入祀名宦祠而湖南以次山中丞遺澤在民亦有是請中丞之子小山觀察曾權直隸遵化州牧旣殁而民不能忘亦請崇祀名宦旋以新例非越三十年不得請乃已然甘棠之愛久而愈永三十年後必有是舉是則祖孫父子三世祀名宦也其不可及者三也咸豐同治閒科第尤盛伯方觀察余與俱成進士者也戊午歲杏耘與竹坡大令同舉京兆其明年莘農成進士甲子丁卯菘耘與少薇內翰相繼登賢書至庚午而君碩戸部繼之其明年汝遠庶子以二甲第一人入翰林至壬午少薇之子薇孫亦舉京兆而

今歲季文又以選拔貢成均惲氏之興未有艾也然則文僖所謂孝弟禮義可爲世法者茲非其明效歟余甲辰鄉試出薇叔先生門下先生官江西巡撫時余適家居先生手書勸勉屬望甚厚今老大無成一事荒矣因其族中長老之請爲族譜作序劉熙不云乎序抒也抒泄其實宣見之也文僖之序旣詳於稽古矣余乃備舉明代以至我　朝惲氏之盛事而歸本於文僖孝弟禮義之說是卽抒泄其實也惲氏子孫其益勉其實則我朝南分北分之惲視古昔譜牒家所稱南北之鄭東西之裴不且遠出其上哉

合肥龔氏族譜序

龔氏之始相傳出於晉大夫龔堅遐哉弗可考矣逮乎漢世則渤海太守龔遂之政績楚人龔君賓龔君倩之亮節清風並著美當時流聲後代夫非龔氏之良乎乃吾讀合肥龔氏譜竊歎其所見之卓也自來譜牒家必依附名流以自重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詑無考按昔人數之矣龔氏爲合肥望族初未有譜此譜爲龔仰蘧方伯所刊而實本於其六世祖息軒公及其叔曾祖叔損公其族兄延玢暨延玢之孫本坦又增補之粗有成書旋經兵燹未付剞劂方伯又命其

族姪孫彥緒族姪曾孫毓棠采訪續輯以底於成凡歷
百數十年而後告備焉溯龔氏自臨川遷合肥盖在明
初而先世始家廬者自息軒公已不能詳是故譜以一
山公爲始祖紀實也方伯徵求文獻網羅放失於江蘇
毘陵宗譜得一山公之上自南唐參知政事贈太傅諱
琪者以下二十世世係乃謹刋其名諱爲表一卷列於
卷首而譜則仍以一山公爲始祖循舊也夫譜之作所
以推敘昭穆使百世不相亂也使必依附名流則如楚
兩龔及龔渤海豈不足爲龔氏重而乃斷從一山公始
雖太傅公以下之實有可據亦止表列於前而譜不及

焉何其體例之嚴也一山公爲始祖其三世以後又分二支小樵公爲南分支龍潭公爲北分支而南分支又有別居沙井塘之分支四世後又有諱洛者居花家岡爲花家岡支凡支分而派別者咸采輯焉何其體例之備也吾知之矣其嚴焉者以譜之不可以冒濫也義之精也其備焉者以譜之不可以遺漏也仁之至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觀於茲譜庶幾其有合歟故吾歎其所見之卓也龔氏在明代屢有聞人入　本朝而端毅公以文章雄海內嗣是掇巍科登顯仕祀名宦鄉賢者後先相望方伯族伯獻丹公以知縣告歸里居教授

學者宗之稱淮南龔先生又其堂兄照與族姪善思同宦江南有循吏二龔之譽以今方古今之二龔其即漢之龔渤海而淮南龔先生其即漢之楚兩龔乎方伯大父廷獻公任卹睦婣鄉里矜式尊甫祚之公博學多聞善詩古文詞皆有志修宗祠輯族譜未逮而歿方伯既重建宗祠又纂定族譜譬之於木所謂善繼善述者乎往年方伯備兵滬上聲望翕然未幾而陳臬吾浙旋擢藩條巽日封疆節鉞歷中外遠承太傅近紹端毅龔氏之興其未有艾乎請即以斯譜爲之券也

孫仲容古籀拾遺序

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然則古人之言未有不明且清者也乃今讀三代之遺書類多詰曲聱牙而不可通何歟及讀高郵王氏經義述聞讀書襍志乃知古人之言所以詰曲聱牙者由於不明句讀不審字義不通古文叚借之故若以王氏讀書之法讀古人書則無不明且清矣鐘鼎文字其不可通尤有甚者王氏讀書襍志附漢隸拾遺二卷於漢碑之差互難通者思過半矣惜其未以此法讀鐘鼎文字葢王氏於古音古義所得者多而於古字或未能盡識也今讀瑞安孫君仲容所撰古籒拾遺殆為王氏補其所未逮乎仲容好學不

倦而精力又足以副之凡前人所求釋之文及誤仍之字皆以深湛之思一索再索而得之如屢喜之即爲燕萬亥簡之即爲荒簡成唐之即爲成湯幽尹之即爲幽君皆犂然有當於人心又據齊侯鎛鐘之旣專乃心證心膂腸之誤文據周麋生敦之以召其辟證昭事厥辟會紹乃辟之誤解尤有功於經義他若據楚公鐘知楚世家熊咢當爲逆據遺小子敦疑左傳注甘讓當爲響千載之下考定形聲獨出已見非有卓見者而能若是乎又謂甲胄之甲古或从衣履絇之絇古或从久據古籀之遺文補說文之或體引申觸類如此者當不少

矣仲容於余為年家子聞其治周禮甚精博惜未之見讀此亦可見其得於古者深也余老嬾廢學無能為役而仲容介蔡君臞客乞序於余余因憶容齋四筆載蘇魏公集測定政宗為側足致梟之譌竊歎以近時之書而烏焉之譌已至於此況三代遺文乎安得如仲容者好學深思舉凡測定政宗之類而一一掃之也

誦芬詠烈編序

武林徐氏以翰林起家台袞相襲碩德清望累世不衰恭讀乾隆間

高宗純皇帝賜文敬公碑文有云

亦令爾子孫誦芬詠烈知所法焉然則徐氏之亦世載

德不忝前人　　高宗神聖其先知之乎越百餘年而文敬之六世孫花農太史琪成進士入詞林疊膺中外衡文之任駿烈淸芬庶幾其克紹矣今年夏花農以所輯誦芬詠烈編見示則其詠世德之駿烈而誦先人之淸芬上可爲邦家之光下可爲閭里之榮者眞名山之大業而不朽之盛事也是書都凡一百有五卷卷首恭錄　聖諭　恩命等東南望族莫與比倫矣次之以　國史列傳及志書人物傳與凡家乘之所紀載諸家之所傳述備列無遺又次之以文敬以下諸公之詩若文皆花農蒐輯而得者上稽史牒傍詢故老徵文考

獻爲力尤勤至於留傳之軼事寶藏之畫像以及題名世系無不謹錄於後而諸名家讚頌歌詠之文亦附焉文繁而事覈體大而義精以是爲徐氏一家言美矣備矣書成名之曰誦芬詠烈遵　高廟之遺訓也余嘗感孟子之言故國不在喬木而在世臣是以小雅詩人睠懷尹吉家父仍叔名在春秋降而後世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並繫時重輕同國休戚我　國家重熙累洽

主聖臣賢鼎銘之家類能世濟其美敬繹

高廟之訓其所望於世臣之後者豈不至深且遠哉自古文章必原本於忠孝花農此編論譔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孝子之思也劉揚　高宗純皇帝之
丕顯休命忠臣之謚也易曰食舊德從上吉也吾爲徐
氏望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又不僅爲徐氏一家幸
矣

彭剛直公奏議序

彭剛直公以豐功偉略亮節清風由諸生起家而登八
坐負海內重望者垂三十年雖窮海絕徼無不震懾其
威名雖邱里細氓亦知倚之以爲重咸豐同治以來諸
勳臣中始終饜服人心無賢不肖交口稱之而無毫髮
遺憾者公一人而已公雖以戰功顯而翰墨固其所長

歲歷中外幕無僚友上而朝廷章奏下而與友朋書札皆手自屬稿不假手於人光緒十六年公薨於里第余命孫陛雲往弔得其奏疏如干篇以歸公一生戰績及其出處大概具見於斯是不可不傳之後世余乃粗爲排比釐作八卷其中有數篇已見曾文正集中葢當時公與文正會奏者或疑此殆由文正主稿宜從芟薙余謂不然 國家定制凡朝臣會議之摺摺尾必聲明云此摺係某衙門主稿若疆臣會奏初不聲明篇中臣某臣某各陳已見在當時既未嘗以某人主稿明告 君父則後人何能臆斷爲某人之筆乎若必削而不列則

兩集皆不宜載而此文竟無可入之集矣文字不存事迹湮没後人何從徵信乎又有謝　恩諸摺照例用四六文者或謂亦可不存余又謂不然體雖駢儷而感激之意出於至誠忠憤之氣溢於詞翰豈他人捉刀者所能道乎余見近時諸名公奏疏尋常例報之摺備列無遺公昵撫江督力辭不就故此等例摺無一焉然則又何删乎至於每摺所奉　論旨他集或有載入者綸綍之重附錄於後竊謂非宜唐宋人奏議亦無此例故未敢同也公晚得風疾語言不清每發一摺稿成於腹而口授於人或猝不能曉則發憤以手擊案又啗嘲而

授之稍涉繁冗職此之由悉仍舊文不敢增損每讀其文至臣以寒士始願以寒士終未嘗不肅然起敬又云士大夫出處進退關繫風俗之盛衰天下之亂不徒在盜賊而在士大夫進無禮退無義大哉言乎自古名臣奏議未有見及此者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剛直公之文歟

彭剛直公詩集序

光緒十六年彭剛直公薨於里第余命孫陛雲往弔得其奏稿以歸余既序而刻之矣又有詩稿若干卷余惟班孟堅有言著作者前烈之餘事韓昌黎因之而云餘

事作詩人然則著作已爲緒餘詩則尤其餘也公功在
天下名在國史固已擅不朽之盛事矣又何藉此餘事
爲乎然公起家庠序幼嫺詞翰其後雖崎嶇戎馬而吟
詠之興不衰每爲詩搖筆立成往往樽酒未寒而詩已
脫稿余嘗與同游雲棲公左手持杯右手把筆卽席成
詩六章余詩所云籃輿有約到雲棲白髮彭郎興不低
左手持杯右持筆六章詩在席間題紀其事也而一時
意興之盛可以想見矣公少年詩頗效法西崑讀其從
軍集中諸作對屬工麗體格沈雄於金戈鐵馬中而能
辦此古所稱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者不足奇矣其晚

年之詩間有流於率易者且公詩多成於談笑之頃故七律一體獨多歌行不多作然如泊甘棠湖看五老峯一首硬語盤空可與昌黎爭席如貞女行一篇敘次詳贍音節古雅則又與古詩孔雀東南之篇相伯仲矣非自幼致力於詩者深其能若是乎余删存其詩定爲八卷釐作六集曰吟香館愁草曰從軍草曰巡江草曰北征草曰續從軍草曰退省盦閒草諸名皆公所自定也詩既分集不能編年然公之一生約畧可見綜而論之公幼歲屯邅中年勞苦晚歲雖功高望重而憂時感事之忱不能自已後世讀其詩論其世想見其人是公雖

不必以詩傳而詩亦足以傳公安得以其爲餘事而忽之

鄭小坡醫故序

鄭子以所著醫故上下篇見示屬爲之序余笑曰吾故著廢醫論者又何言受而讀之歎曰得君此書吾廢醫論可不作矣夫自太樸旣散衆感交攻賊元內漓戾氣外轃奧有疢疾是天夭年古之神聖精與天通乃假草木之華滋以劑氣血之盈虧漢陸賈言神農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人皆食五穀然則嘗草之初原非采藥但求良品以養衆生果得嘉穀爰種爰植是稱神農

既得所宜兼求所忌是以漢志載有神農食禁之書有宜有忌而醫事興矣本草一經附託神農良非讆也嗣是厥後素問靈樞傳一十八篇之內經雷公岐伯發八十一難之奧義仲景叔和聖儒輩出咸有論著各自成家史家著錄富埒儒書矣鄭子考其源流別其眞贋六師九師斥王勃序之誕語外實內寶證華佗傳之訛文昔魏宣武以經方浩博詔諸醫尋篇推術務存精要此書庶幾近之乎懸壺之士得此一編奉爲繩墨察於四然審於二反處方用意務合古人而醫道自此尊矣醫道亦自此難矣醫道尊則不可廢醫道難則不知而作

者少亦不待廢余故曰得君此書吾廢醫論可不作也

楊性農同年重宴鹿鳴詩序

古者以鄉飲酒之禮賓興賢能而工歌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於是後世相沿以爲故事昌黎送楊少尹序云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則唐之世已然矣工歌三篇而止云鹿鳴者舉其首篇耳宋制因之有鹿鳴之宴東坡集有鹿鳴宴詩是其證也　聖清文治之隆超踰前代　列聖嘉惠士林加恩耆宿凡士有重遇鄉舉之年者準其重赴鹿鳴之宴稽之會典乾隆朝有若順天府霸州康熙甲午科舉人孟琇雲南石

屏州雍正已酉科舉人賓瑱自嘉慶以後史不絕書如
阮元湯金釗之碩德重望翁方綱王念孫之博學名儒
皆以耆年膺此異數士林傳述以為美談　今上御
極之十有七年歲在辛卯為功令鄉試之年湖南武陵
楊君性農㜸珍余庚戌進士同年也其舉於鄉為道光
十二年壬辰　恩科明年太歲又在壬辰而非鄉試之
年遵例於今年辛卯重赴鹿鳴之宴疆吏以聞　天
子俞焉皤皤黃髮與莘莘士子同列賓筵道途聚觀僚
掾環顧皆以為神仙中人君賦五絕句紀之且云不佞
及求闕翁與曲園登鄉舉名次皆三十六想三人出處

隱顯易地皆然故鄉舉名次同與求闕翁謂曾文正公也余聞其言愯然不敢當余章句陋儒何足並論若君與文正公雖出處隱顯不同然君有一事焉方粵賊之起也其魁曰楊秀清爲湖南耒陽縣楊大鵬之子有詔發掘其墓有司廉問楊大鵬無子而其姊夫梁人泰生子名宗清小名禾乃其後大鵬即撫爲子君念禾乃二字合爲秀字而又爲楊大鵬養子然則楊秀清即楊宗清小名禾乃者也乃致書諸當事者據以入告蘐發楊大鵬梁人泰兩家冢墓其地在天子岡堪輿家每謂此山有王氣云數月之後秀清即爲其黨所殺此事與

唐黃巢明李自成相似然則文正公以師武臣力殲除巨憝謂君有以陰相之亦無不可天故使鄉舉名次相同數君家舊有移芝之瑞及前年又產數芝於愛鼎堂前此文字之祥亦福壽之徵重宴 恩榮可操券矣昌黎送楊少尹序乃君家故事然少尹年壽不可考云始冠舉於鄉則其歌鹿鳴也年必甚少未知能再遇歌鹿鳴之歲否此又昌黎所謂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者也余援昌黎之例爲文以贈君并和君五絕句而即以此文爲之先

王夢薇本務述聞序

王子夢薇以其先德蟜生先生所撰紡織譜幷其同里老輩翁海琛先生所撰杵臼經及史西邨先生集所載飼蠶說合爲一卷名曰本務述聞乞序於余余讀而歎曰嗟乎生民衣食之原惟在農桑農桑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大本不可以末奪之而務天下之本務者亦不可以末參之其事有一定之程其器有一定之制耒耜尺寸載於考工丈夫二犂童子一犂上女衣五下女衣三詳於管子古人於農桑二事實事求是至纖至悉而凡便宜苟且一切之謀皆屏勿用是以子貢以桔槔敎漢陰丈人丈人不從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

者必有機心烏呼其所見遠矣自泰西之說行於中國而凡農事織事皆欲以機器行之大朴散而大僞興吾惡知所底止也讀夢薇此編猶見先民樸茂之美意爲之三太息矣

菱湖鎮志序

鎮之名蓋古鎮將之遺宋初廢鎮將而存巡檢衆鎮之名因而不改吾湖爲浙西一大郡其附近如雙林如菱湖如荻港皆以鎮名而菱湖之爲鎮尤鉅其地古名秀溪又名淩波塘唐寶歷中刺史崔元亮所開今名菱湖殆即淩波之異名乎自宋以來人文蔚起秀艾之士前

後相望今設有龍湖書院延山長以課士省垣大吏自巡撫藩臬以下按月行課與省中三書院等其規模之大雖外府縣書院不及焉菱湖爲湖屬大鎮即此可見矣湖故水鄉菱湖一鎮菱芡之饒魚稻之利甲於湖郡而尤以蠶絲爲大宗　國家歲入釐稅無慮數百萬度支經費咸取給焉而大半出於絲捐絲捐以湖郡爲最湖郡又以菱湖爲最然則菱湖所係豈不重歟菱湖舊無志明萬歷之末鎮人麗太元始創爲之而卒未成書

國朝諸老輩如孫氏霖卞氏乃繼姚氏彥渠先後采輯皆未克觀成孫翰卿茂才菱湖知名士英年好學家

富藏書乃積十餘年之力網羅故實採取羣書先設十大冊顏曰菱湖輯闕漏者補繁蕪者刪日積月累成菱湖志四十四卷體例嚴謹敘述詳明洵可備文獻之徵而供輶軒之采矣余忝主龍湖講席十餘年與其地有文字因緣而茂才之師曾幼峯太史又余門下士也嘉其有志竟成足以傳世而行遠異時　國家重修一統志知菱湖一鎮關係東南甚大其必於此書有取矣

樊荇林詩序

余長子紹萊娶於咸甯樊氏樊玉農太守余親家翁也往歲余視學中州玉農方守河南一見如舊承以女女

余予其歿也余爲作家傳並爲其第三子蓴樓撰作傳深惜其以有用之才際用才之日而不獲竟其用然余實未識蓴樓也玉農太守諸子中余識其長子議村次子芾林第六子稚農而於芾林尤熟芾林官兵部余壬戌甲子兩至京師皆與相見後聞其一麾出守官至曹州知府而罷曹州當捻亂之後瘡痍未復伏莽猶眾芾林練勇丁稽保甲以清餘孽振興學校勸課農桑以復元氣守曹數載頗有政績至今曹人猶稱誦不衰乃以不善事上官不得久於其位是亦有才而不盡其用者也天生雄俊之才於樊氏父子兄弟相繼而皆不使

得終其用抑獨何哉吾不僅爲樊氏惜矣芾林既歿其子明熙以其遺詩求序於余詩凡三卷曰百衲稿曰山居稿曰行程稿皆芾林手定也其詩古體有奇橫之氣近體則對屬工穩語意清新頗與劍南相近詩雖不多可以傳矣樊氏父子兄弟中玉農太守及稚農郎中皆嘗舉於鄉芾林則副貢生也而獨能以詩傳吾爲之惜又爲之幸矣

寄鴻堂集序

古文一道自宋以後日益衰息至明而尤甚其卑者喜爲枚乘歗骰之辭以媚於世俗其高者則磬牙佶曲自

謂復古而優孟衣冠實不足以言古蓋古文之衰甚矣至　本朝文治昌明桐城方氏姚氏諸先生出始有以起明代之衰而追及於古之作者故論文者必歸桐城亦猶言詩者必歸新城也李孝曾先生爲姚姬傳先生門下高弟同時如陳碩士梅伯言諸君皆推重之其所爲文原本經史抒寫性眞粹然儒者之言而結體謹嚴選詞雅潔無叫囂之氣無滌濫之音是眞姬傳先生之嫡派而嘉慶道光閒東南古文家一大宗也其集名寄鴻堂集先生在日未刊以行世先生既歿其仲子喬枚始校而錄之未及流播遽遭兵燹版與書俱燬幸其

孫輩有鈔存之本得不泯滅然至今未付剞劂也先生曾孫曰承先字少介者以郡倅官吾浙有幹才爲上游倚重彭剛直公與有世講之誼時稱其賢余因剛直得與之交承其不棄以寄鴻堂集屬爲之序余謂先生之文自足傳世行遠豈以鄙言爲重況卷首已有宗滌樓先生之序矣余生也晚與先生門下之賢如徐心庵龔定庵諸老輩皆不及一見淵源所在固無閒焉又何足以序先生之文哉然少介之以此求序也必且謀重刻之余念先生一生宦蹟發軔浙江歷宰麗水平湖瑞安建德平陽上虞諸縣至今循聲猶在人口而文集之傳

亦刻成於吾浙殆非偶然余雖不足序先生之文而少介謀刻先生之文則固不可以無序然則余又何辭焉少介既知刻先生之文必知法先生之治異日雙旌五馬臨莅兩浙聞愷悌之聲神明之譽行且繼先生而起卽於此刻徵之矣

心壺雅集詩序

余先君子曾應山右康蘭皋中丞之招客游覃懷者三年今先君集中有覃懷游草兩卷皆其時所作也其所居曰緱山村余往者奉使中州道經其地有王僧孺引騶清道悲不自勝之意賦五言詩一章有云經臨無限

意太息爲停驂益不勝風木之感焉惟時校閱試卷日
不暇給於先人游屐所經如月山寺圪塔坡諸處皆未
及一游至今以爲憾辛卯之冬余養疴吳寓有寶甸齋
大令以心壺雅集菁華錄兩卷見示大令爲河內人余
視學時曾來應試但未知其時能識荆山之璞否錄中
又有臥雪居士康君名奉琛者山西興縣人則卽蘭臯
中丞之後也先君客覃懷時居士年必尚幼未知其父
若兄有及先君之門者否往復流連老懷爲之振觸錄
中之詩或淸詞旖旎或古調蒼涼不名一格各擅其勝
而尤推戎馬書生之詩沈雄跌宕命意不凡則卽甸齋

大令也大令具文武才居家時以諸生從戎歷著戰績曾率兩健兒馳入賊巢解散其黨縛其渠魁材略有過人者今官吳下又精於吏治爲上游倚重詩如其人洵不虛矣其登月山寺閣詩有樹裏黃河一線懸之句奇警之至憶先君月山寺詩有云窗中納嶽色下臨河壖讀大令此詩令人如親游其地也

倚紅樓詩草序

辛卯初冬學使者潘嶧琴學士輯兩浙輶軒續錄剞劂告成先寄示余於吳下展而讀之於閨秀詩中見有潘雲仙女史之詩其集名倚紅樓草其所選五言詩四章

筆致秀逸而命意不凡有檢書一絕句云夜半雪壓廬窮燭伴君讀願讀有用書他年期報國此豈尋常閨閣中語歟令人想見林下高風而以未得讀其全集爲憾乃未逾月而女史之子椂謙介其友人以倚紅樓詩求序始知雲仙其號也女史實名淑正仁和潘君鶴齡之女而上虞連君芳之室輶軒錄不載其爲連君室而又誤以爲上虞人不知上虞者其夫氏所在非母氏所在也女史有句云蓴鱸風味好時憶六橋中則其爲仁和人詩固有明證矣女史幼承父訓長適名門雖不永其年而有令子能傳其母之詩其詩傳其人亦傳天壽可

不論也余因書此於簡端備述女史名字里居以告讀女史詩者且以訂輶軒錄之誤異時寓書嶰琴學士或附及之當猶可改正也

蔣杉亭孟子音義考正序

日知錄言孟子字多近今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彊多作强之類與論語不同蓋孟子一書唐以前列入諸子中陸德明作經典釋文老莊與焉而孟子獨未之及至宋孫奭始據張鎰丁公著陸善經三家之言成孟子音義二卷自是以後讀孟子者始得以考正文字辨別訓詁厥功鉅矣海甯蔣杉

亭先生家富書籍幼工詞翰中年以後返而窮經尤致力於孟子音義一書博采諸家廣徵羣籍有可以審定其音發明其義者逐條采綴羅列無遺成孟子音義考正二卷先生既歿長沙王益吾大司成采入 皇清經解續編於是海內皆知有此書矣其子子貞欲別為單行本以行於世而乞余一言以弁其端余讀其書如餕之當作餧簿之當作薄恝之當作忿孳之當作孜皆根據許書足以匡俗正謬又如歡樂當為勸樂趨北海當為趨北海則於經文亦有訂正之功而如將比之比當讀毗必反袗兄之袗當讀徙展反則吾輩童而習之相

沿而不覺者也然則讀孟子者不可無孫氏音義而治孫氏音義者又安可無先生此書哉余年衰學退於此書不能有裨萬一惟念孫氏音義一於趙注爲本而與趙岐同時注孟子尚有高誘雖其書不傳而散見呂覽淮南國策之注者尚十得二三余曾采取爲孟子高氏學惜先生已歸道山不及與之討論也

補刻春融堂集序

青浦王蘭泉先生以名進士由　召試起家官至九列揚歷中外典領兵刑乾隆時　王師征緬甸征小金川先生皆與其役崎嶇戎馬間戰功甚多其陳臬江西以

六十餘日決獄百餘蓋文學武功政事三者兼長卓然爲一代名臣非止以著述傳也而其著述亦自足千古先生少時與王鳳喈吳企晉錢竹汀趙升之曹來殷黃芳亭諸公齊名號吳中七子及在京師與朱笥河王主騷壇有南王北朱之目海內知與不知皆稱爲蘭泉先生其所居曰春融堂蓋以刑部侍郎告歸　高廟有俟春融南歸之命述　天語誌　恩榮也故其所著詩文全集即以春融堂名兵燹之後版本故在但殘缺不全未能摹印於是其邑中諸君子謀補而全之會有閒款言於邑侯錢怡甫大令鳩剞劂之工而從事焉怡甫念

先生爲其五世祖文端公門下之門生而又與鐸石侍郎同官十數年時相過從有累世通家之誼乃捐廉俸以助其成佚者補之漫漶者亦重刻之既畢工求序於余余之譾陋何足序先生之書且先生之書亦豈以余言爲重哉惟余博觀宋代諸家之集楊億括蒼武夷等集一百九十四卷而今止存武夷新集二十卷曾鞏曲阜等集九十二卷而今止存四卷李廌濟南集二十卷而今止存八卷張舜民畫墁集一百卷而今亦止存八卷其甚者晏殊文集多至二百四十卷而今止存一卷耶幸而如王禹偁之小畜集固尚完善而其外集十三

卷則自第一卷至第六卷皆闕矣沈括之長興集尚可讀而卷一至卷十二並闕卷三十一又闕卷三十三至四十一又闕則闕至二十二卷之多矣夫自唐季至五代即有雕印書籍之事貫休禪月集方外之書尚爲刻印流傳則宋代名公之集自必皆有刻本乃任其殘缺不爲補刊當時士大夫不得辭其責矣青浦諸君子惓惓於鄉袤之遺書不敢廢墜此固先生之珠光劍氣自不可掩而諸君子抱殘守缺之功與怡甫大令篤念故家興廢舉墜之雅意亦有不可沒者矣先生之書雖不以余言爲重而補刻先生集之盛舉則不可不著余所

以不辭而爲之序也

鶴膺軒詩存序

今年春余在吳下湯子伯繇以宗湘文觀察書來見余接其丰采聆其議論讀其所撰著及其所爲詩甚佳士也因時與往來而伯繇乃以其母管淑人所爲鶴膺軒詩見示詩爲淑人父管務生先生所删定止九十三首而此卷則伯繇病中所手寫者止五十六首而已詩雖不多然格律老成氣體高妙得古作者之意非如他女史之摹擬上宫體徒以綺錯婉媚爲貴者也伯繇爲人有樸茂美意其爲學亦然殆其母教乎淑人嘗夢至一

處曰清碧山房得絕句二首醒而錄之一字不遺余謂此事甚奇白香山蓬萊之院歐陽文忠神清之洞自古有之清碧山房其即淑人之靈芝仙館平生有自來宜其詩亦字字華嚴法界來而不徒以花紅玉白爲工也

湯伯繇漢書校錄序

余往年作羣經諸子兩平議後又思作三史平議三史者史記前後漢書也苦無善本可據又無他本可校文字異同未能盡悉因輟弗作嘗即漢書言之如高帝紀隆準之準從服虔說應劭音則當讀如拙從李斐說文穎音則當讀如準的之準司馬相如傳勺藥之藥從諸

家說則當音略從師古說則仍如本字然此猶同一字也如貨殖傳干越從孟康說則當作干南方越名從師古說則當作于發語聲也此幷異其字矣他如地里志中山國曲逆縣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是二字皆應讀如本字而後人讀作去遇此不宜改讀而改讀者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鯛陽公師古音紂此與爾雅鰋大鯛字同而音異師古所謂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者而後人乃從孟康注衍文紂紅反仍讀如鰋大鯛之鯛此宜改讀而不改讀者也又有不達古語而誤解者如暹明無慮之類王氏讀書襍志具說之而物故二字亦

古語也以爲砀故之誤失其解矣又有不識古字而誤改者如骨肉之恩綮而不殊綮爲棨誤學者皆知之而孝哀帝紀迟於側陋迟乃古起字後人不識改作延字失其字矣葢讀史雖與讀經異而史記前後漢則史猶經也不通小學必不能治此三史今年閏月武進湯子伯繇過我春在堂出所箸漢書校錄見示以　殿本及明淩氏評林本校毛氏汲古閣本博采高郵王氏嘉定錢氏諸家說繩愆糾繆深得古義而余所說迟字一則亦采入焉余深喜其能以治經者治史因書數語以質之

孫春叔先生遺文序

孫春叔先生以名翰林官至鴻臚寺少卿屢主文衡負公輔之望乃以御史任內公罪去官未竟其用時論惜之先生歸而優游鄉里主休甯書院講席垂二十年其論文必以理法爲主不尚尙才華亦不矯言清微淡遠故一時高材生多奉先生爲圭臬焉余甲辰鄉試座主爲陽湖惲薇叔中丞而中丞會試實出先生之房余於先生唐人所謂門生門下之門生也余未通籍前客授新安偶爲人作行卷先生見之詫曰誰爲此文者吾邑中無其人也已而知爲余作歎曰名下固無虛士命其

二子事余爲師余在新安文名頗盛雖年未及三十而年相若者往往以文就正折節稱弟子先生揄揚之力也歲在庚戌余成進士去新安未幾而粵冦陷休甯先生抗節不屈竟戕於賊余後亦不復再至新安未克以隻雞斗酒拜先生之墓亦不獲於蟫斷蠹朽中訪求先生遺書追念前塵爲之太息今年先生之孫升甫茂才寄示先生所爲四書文二十一篇讀其自序知爲乙酉歲所作先生捷南宮之上一年也其理淵然以深其味悠然而長其氣穆然而靜蓋其時遇合之文大率如此嗚呼可以觀文運亦可以觀世運矣新安屢經兵火故

家喬木零落無遺而先生之文顧未盡泯沒以余之衰
老猶得見之雖其二子皆已下世而其孫猶能抱殘守
闕存手澤之什一是可爲先生幸也

王子莊中外和戰議序

粤自道光中葉外洋之釁始開挾其心思之巧器械之
精以凌駕我中國而中國又適有粤寇之亂於是外國
之勢日益强盛西洋互市東洋繼之至於今日而時變
極矣黄巖王子莊先生於是有中外和戰議之作其書
凡十六卷歷考前史觀其已事無論其爲全盛之時爲
積弱之時爲有亂之時而所以御之者無不有得而有

失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先生此書固古今得失之林也謀國之人熟復是書鑒其失而求其得和必有所以和一於主和者非戰必有所以戰一於主戰者亦非和戰並用而自有裕乎未戰之先持乎既和之後者則以撫海外而制四夷不難矣抑余讀先生之書而更有進焉先生此書所采輯皆自漢始然方今之世與自漢以來則有異矣今日之天下乃一大戰國也孟子告齊宣王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盍亦反其本矣今吾中國固一統全盛之時而東西洋各國鱗羅布列地醜德齊莫能

相倘亦居然如七雄之並峙矣似宜兼采戰國策士之言凡連横約縱之謀近交遠攻之略皆方今之切務也然此乃論其末耳若論其本則孟子反本一言尤自強之上策矣敢以質之先生先生以為然否也

釋淡然周易注序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其无思无為感而遂通尤深得西來大意宋楊簡之慈湖易解王宗傳童溪易傳皆高談心性與禪理通明蘇濬解潛龍勿用為心之宗然不動解大明終始為心之靈明不爽易理也即禪理也釋澹然幼讀儒書有聲庠序間中年投筆從戎金戈鐵馬中

頗箸勞績皆唾棄勿顧歸於空門禪誦之外仍鑽孳易理箸周易注若干卷甲午之春余來杭州西湖而澹然適駐錫於杭承不鄙棄以所注見示余讀其書雖以言理為主而言理仍由象數而來其殆於漢學宋學一以貫之者乎　國朝周漁加年堂講易亦頗具禪理然其解見羣龍无首云見性而實無所見故增此以掃六爻名象之迹則未免遁於虛無澹然所見過此遠矣余伏讀一過合十讚歎而僭書其端或不嫌箸糞佛頭乎